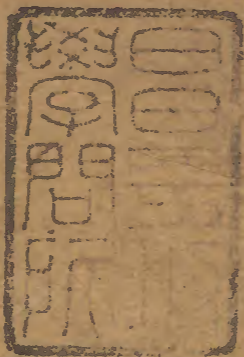


十國春秋

七之十二

三



			二	漢書門
		三	三	
	九	二	號	
二	一	〇	函	
四	二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三		
〇	三		書
二	二		
三	四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2
冊數	24 (3)
函號	290 172



十國春秋卷第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魚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刊校



劉信

呂師造

王綰

王茂章

米志誠

苗璘

劉信兗州中都人也初為羣盜戰敗奔廣陵事太祖數
有功太祖遇之厚常召信計事醉不能言太祖嫚罵之

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太祖曰信豈負我者邪
醉而去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累官至鎮南軍節度使天
祐十五年王祺攻虔州譚全播久不下會祺病高祖命
信充虔州行營招討使代之信晝夜急攻不能克使人
說全播取質納賂而還時徐溫同平章事怒曰信以十
倍之衆攻一城不得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咎
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咎信也且授信子英彥兵三千
謂若父居上游之地統雄兵不能克敵是反也汝可以
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
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饑窘逾年妻子在外重圍旣解相

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
必克之信大惶懼濟師遂破虔州人有誣信逗留陰縱
全播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
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
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卮酒飲信
然終疑之已而楚攻荆南南來求救命信帥步兵趣
潭州荆南兵解去武義元年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
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
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熟公名
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君還語天子當來

較射於淮上因指牙旗鏡首百步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未幾唐師伐蜀温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而實奪其地居無何卒南唐受禪以舊故贈太師長子彥英事高祖掌親兵第四子彥貞仕南唐有傳

呂師造揚州人從太祖起淮南爲都將天復元年李神福攻杭州浙將顧全武列八寨以待之神福使師造伏兵青山下陽退兵以誘全武伏發全武被執天祐初復從周本援衢州刺史陳璋會浙兵來取衢州師造謂本曰敵去我咫尺而陳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雖不盡

用其言是日中道破浙軍師造實與有力焉未幾充南面都統軍使攻蘇州無功已又從周本南伐敗苑攻于上高遷池州團練使久之楚寇鄂州高祖命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以拒楚師未至楚師解去改饒州刺史師造歷事太祖父子南北征伐多在行間所嚮輒摧鋒排陳累官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卿師造在池州日頗事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裝甚厚使家人送之夜泊竹篠江上有道人忽躍入舟中穿舟而過隨其所經火卽大發復越後舫火亦從之惟一老婢髮尺餘人與舟了無所損道士亦復不見人咸異之

王綰合肥人仕太祖爲漣水防邊使遷海州副使天復中青州王師範以沂密內叛乞師太祖太祖遣臺濛及綰將兵援之已拔密州將進攻沂州城諜者偵城中盡偃旗息鼓綰謂此不可擊也諸將堅欲攻之綰不能止乃設伏林間以待頃之攻沂者果不克敵兵乘勢追之綰伏發得以濟師其用兵多此類武義元年加鎮東大將軍已遷百勝軍節度使卒

王茂章廬州合肥人也幼從太祖起淮南常侍左右爲親校爲人驍果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太祖壯之梁王全忠遣從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太祖太祖遣茂章帥步騎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茂章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太祖是時梁王全忠方攻鄆中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全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矣汴兵又敗茂章軍還汴兵急追之茂章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

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官速走虔裕以死過之茂章曰吾亦戰于此也虔裕三請茂章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汴兵以故不能及茂章得全軍以歸茂章累官潤州團練使太祖薨烈祖自宣州入立以茂章代守其地烈祖之去宣州也欲取帷幕及親兵以行一云襲位後反求宣州故時物茂章惜不與烈祖怒既襲王位以兵攻之茂章奔于杭州吳越武肅王以為鎮東節度副使避梁王全忠冢諱梁王曾祖名茂琳更其名曰景仁已而領寧國節度使未幾梁王稱帝素知景仁名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路過撫州危全諷方與我治兵相

攻乃陳兵與景仁登城望之景仁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眾可富其下將爾非得益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人皆稱景仁為知兵景仁既至汴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居數年梁太祖以為北面招討使與晉人戰大敗于柏鄉梁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受節度爾梁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武皇帝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汴病疽卒贈太師

米志誠事太祖爲牙校勇敢有膂力時朱瑾以善槊名志誠以善射名軍中同推爲驍將安仁義叛與王茂章執仁義于潤州久之爲都押牙襲梁潁州不能下高祖時充行營都指揮使敗楚將苑攻有功已又同柴再用破劉崇景等于萬勝岡累遷泰寧軍節度使朱瑾之殺徐知訓也志誠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引歸徐溫疑其助瑾必欲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詐稱袁州大捷召將吏入賀伏甲禽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苗璘不知其世系太祖時以裨將從劉存攻杜洪于鄂

州時汴將曹延祚等將兵援洪兵勢頗盛有降卒言汴軍虛實謂鄆軍易與爾開道軍未易當也璘乃帥敢死士自擊開道軍破之鹵其將士三百人狗鄂州城外洪氣沮遂以此敗乾貞初累官右雄武軍使同靜江軍使王彥章攻楚岳州與楚將許德勳戰于道人磯師敗爲楚所執未幾求和于楚復歸國病卒

論曰劉信呂師造王縮皆桓桓如虎如貔之臣也王茂章有專閫才而不竟其用畏禍出亡事非得已米志誠橫羅屠戮刑匪其罪東海之惡可勝數邪若苗璘者鄂州之役其功固不可沒云

周本 子鄴

李德誠

王安

王興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
 為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貧有膂力常獨
 格虎殺之初為宣州節度使趙鏗將勇冠軍中太祖既
 破鏗獲本釋之即隸帳下為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
 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飲啗言
 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兩浙將陳璋據衢州歸欵
 為浙兵所困不得出太祖遣本迎璋既至浙人解圍出
 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以浙兵近而
 而不動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至吾事訖

援

矣何戰為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
 其先動擊未晚也頃之浙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
 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于旁浙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
 擊盡殲其眾天祐六年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
 萬來寇洪州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授全諷江西守
 將劉威警書至高祖謀可將者于列官嚴可求薦本時
 本方帥軍攻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
 起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疆我弱也徒以我將帥權輕
 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用勿置副貳乃可許之得精
 兵七千晨夜兼行高祖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

欲取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禽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日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高祖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居數年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啟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數作樂宴飲飛矢雨集畧不爲動吳越

疑有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此類也唐莊宗入洛高祖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唐主問我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德勝軍節度使後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它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齊王誥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旣降爵爲公廢居和州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

信兩騎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
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祚拒閉中門令外執
濛告之濛遂誅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屬疾
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春秋高
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武皇帝位至將
相何人所遣乎旣死太常準令廢朝三日南唐先主以
本舊將宜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常爲汾陽王郭子儀
廢朝五日命卽用其禮諡曰恭烈葬給鹵簿本刺史信
州時入覲陽都一夕遇私諱日獨宿外舍張燈而寐未
熟聞室中有聲視之見火爐冉冉而上直抵于室良久

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浮埃覆物亦無它怪廣陵人傳爲
異事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從本征討有戰功本在信州畧地
至建州道徑險阨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刃數十人
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及臨川王濛被執歎憤逾月
國人以此稱其有義已而仕南唐典親軍累官滁州刺
史廬州節度使暴猛戾常蓄飛揚之志南唐先主以
本故特優容之昇元六年卒

李德誠廣陵人也

一云西華人

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鏗爲給
使太祖攻宣州鏗旣敗左右皆散惟德誠與韓球從之

國朝通志 卷七
九
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拒太祖鏗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至
進思所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咸異
之鏗死太祖義其人妻以宗女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
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每見仁義臨
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陷仁義操弓矢坐城
上忽見德誠至曰汝見我不失禮且有奇相它日必大
貴吾以爲汝功因擲弓矢就執太祖卽拜德誠潤州刺
史未幾徙江州已轉撫州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平南大
將軍中書令頃之改百勝軍節度使太和中又爲鎮南

軍節度使南唐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
事楊氏最久至南唐爲佐命臣首率百官勸進初無大
功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
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覲金陵南唐先主遣內夫人
逆勞于道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曰朝堂設次以待昇
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南唐先主廢朝五日謚曰忠懿有
子二十八人建勳爲相建封爲將妻楊氏封滕國君當
世榮焉初南唐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先主復姓有司
以同姓非禮先主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昏不可離信
王妃可氏南平亦異數云

王安廬州廬江人少事太祖隸戲下太祖常臨戰升高
豕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武士持
稍徑趣太祖莫能禦者安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
殪徐納弓彀中復捧壺立色不變太祖喜撫其背曰汝
器度如此它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南唐禪代用
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
度使當燕勞問遺而安名犯漢主祖諱南唐先主乃更
賜名會昇元五年卒年七十有三

王輿

或作輿

鎮東大將軍綰之弟也初爲小校從周本攻
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

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不卽往本曰爾憚往邪
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攻之舍而趣彼何
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邪乃命之輿乘輕
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
諸軍都虞候睿帝時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先
是兄綰子傳拯爲海州都指揮使叛附唐聞輿在光州
遣使通問輿執其使以聞因求罷郡進控鶴都虞候已
爲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南唐
禪代輿從睿帝至潤州移鎮鄂州雅與監軍甄廷堅不
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二志南唐先主遣使械廷堅屬

史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卽日歸
闕待罪母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爲它謀遂從其計
獲免由是人推其長者中主時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
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
自左耳出復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故
無恙至老不曠又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但有流星
下墜能避當富貴及倚營門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
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輿曰所夢流星是
也世莫不奇之輿亦頗以此自負
論曰周本李德誠俱楊氏勛臣位列通顯或則抱徐廣

流涕之心或則效范雲勸進之術迹雖不殊而其志亦
畧異焉王安以器度稱王輿以長厚見歷仕二姓功績
爛然要未可與南平同日語矣

十國春秋卷第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
 仁
 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
 李承嗣
 子禪
 彭彥章
 馮宏鐸
 泗州漣水人也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與里人張
 雄同為武寧軍偏將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十國春秋卷第八

仁

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

李承嗣

子禪

彭彥章

馮宏鐸

泗州漣水人也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與里人張

雄同為武寧軍偏將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十國春秋 卷八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
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使擊雄與之蘇州雄與
宏鐸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
多降暉衆至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欲治臺城爲府
旌旗衣服僭擬王者太祖圍揚州畢師鐸厚賈寶幣以
啗雄與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時秦彥在揚州以僕
射告身授雄又以尚書告身授宏鐸已而不戰解兵歸
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唐以
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多思之
爲立廟景福二年宏鐸代爲刺史乾寧二年舉州附太

祖久之表授武寧軍節度使宏鐸外雖納好然倚兵艦
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太祖太祖不從會大
將田頔在宣州募工治艦陰圖宏鐸宏鐸介宣揚之間
益內疑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
駭曰州且易主矣師鐸乃帥軍南嚮以襲頔頔逆戰于
曷山宏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太祖懼復振遣人迎犒
東塘好謂曰勝負用兵常事也今衆尚彊一戰之勦何
苦自棄海島吾府雖隘足容君使將吏各得其所若欲
揚州我且讓公宏鐸舉軍盡哭太祖從十餘人搖飛艦
常服不持兵入其軍執手慰勉遂以宏鐸歸表爲淮南

節度副使宏鐸由是不復叛

朱瑾宋州下邑人唐天平節度使宣之從父弟也瑾少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於輿中夜至兗兵發遂鹵克讓自稱留後唐僖宗卽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朱全忠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全忠自攻宣于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全忠屢相勝敗全忠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

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全忠悅自就延壽門與瑾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全忠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至瑾伏壯士董懷進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懷進突出禽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瓊江南野史作琪今

從五代史全忠度不可下遂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

宣亦敗于鄆州乃乞師于河東河東將李承嗣史儼以騎兵五千救之全忠已破宣還急趣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汴兵奄至瑾將康懷貞等以城降瑾引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次走海州

汴兵急追之遂同承嗣儼奔太祖淮南人壯之呼其小字爲朱愨哥太祖聞瑾來大喜逆之高郵解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而瑾妻竟爲全忠所得後爲尼時我兵多淮人淮人輕弱不任戰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汴將葛從周龐師古攻壽州太祖用瑾大破其兵于清口斬師古累表瑾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薨烈祖及高祖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亦時時謀殺知訓常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殊不平屢勸高祖誅徐氏以去國患

高祖不能爲旣而知訓惡瑾位加已上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瑾益恨之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瑾復置酒自捧觴命寵妓以歌侑酒且獻所愛馬爲壽知訓喜瑾延之升堂呼其妻出拜知訓方答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蹠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高祖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高祖懼以衣掩面曰舅自爲之瑾與太祖朱夫人同姓故呼爲舅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逾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

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以兵趣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陶故潯陽公雅之女也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墳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易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于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先是瑾常患疽醫工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顏府云瑾兵隸

雙雁于頰號雁子都

李承嗣雁門人故河東驍將也爲汴兵所逼同史儼從朱瑾南奔太祖署爲淮南行軍副使是時汴將葛從周屯壽州龐師古營清口侵淮淮人大恐太祖欲先趣壽州承嗣言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此制敵之上策也已而果如所料太祖置酒高會賞承嗣錢萬緡表領鎮海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太祖引兵攻汴以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境內無擾承嗣之力也高祖時改淮南行軍副使參預軍府之事已出爲楚州刺史太祖待承嗣及儼甚厚第舍姬妾咸擇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太祖父子盡力屢立功竟先後死不復歸儼累官滁州

國朝通志 卷八 五
刺史承嗣常與淮南副使陸洎友善天祐二年九月承
嗣過洎洎因言夕夢騎兵召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
門趣階下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慈孝可
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歲季秋十有七日蒞任
隨遣騎送歸明年九月承嗣復詣洎曰君比當上事何
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詰朝當行承嗣曰吾素以長者
重君今無乃近妄乎洎曰惟君與我有緣它日必當卜
鄰承嗣嘿然去俄而洎卒葬于茱萸灣後數年承嗣葬
于洎墓之北其言遂驗

禪承嗣少子也和雅練達有父風居廣陵宣平里中一
日晝寢庭前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童輩以帚扑之不
能中久之出戶外忽不見是年禪妻卒輜車出入之路
卽飛翔所至處也人咸異之

彭彥章廬陵人吉州刺史珣之弟也天祐初彥章爲袁
州刺史與撫州危全諷等連兵攻洪州大將周本旣擊
敗全諷遂乘勝攻袁州執彥章以歸高祖署爲百勝軍
使武義元年吳越兵自東洲入寇命彥章與裨將陳汾
拒之已而戰浪山江彥章師敗績汾擁兵不之救彥章
死焉高祖爲誅汾籍沒家貲命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
妻子終身

李儼

趙匡凝

鍾匡時

雷彥恭

譚全播

李儼唐宰相張濬少子也初名休一名播仕昭宗起家校書郎歷官左金吾將軍天復二年賜今姓名以為江淮宣諭使賫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拜太祖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進爵吳王以討朱全忠已而全忠克鳳翔又殺濬于長水儼遂留廣陵不敢歸儼在廣陵太祖甚尊崇之待以王人之禮始至時太祖建制敕院凡國有封拜輒先告於儼然後下太祖即世諸將復詣儼承制授烈祖為宏農郡王久之貧困無所依寓居海陵頗與

朱瑾交好徐知訓之死也徐溫疑儼通謀遂被殺國人

冤之

按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

與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銜命於儼藩授秩執金賜編屬籍李吳蜀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為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禍改姓名曰李儼今以九國志為允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父德諱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已而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全忠全忠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諱功多未幾卒匡凝因自立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全忠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

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
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
卷爲政有威惠汴人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河東河東將
李承嗣史儼將兵救瑾瑾敗與承嗣等俱南奔晉王李
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來聘求歸承嗣等晉王
使者爲汴人所得全忠大怒是時汴兵已破兗州遣氏
叔琮康懷貞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貞取鄧州
匡凝懼請盟乃止全忠已弒昭定將謀代唐畏匡凝兄
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
敢妄有它志全忠遣楊師厚攻之而自以兵殿漢北匡

凝戰敗以輕舟奔太祖師厚進攻荆南匡明遂奔于蜀
匡凝至廣陵太祖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
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
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太
祖厚遇之及太祖薨烈祖稍不禮之烈祖方宴食青梅
匡凝顧烈祖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倨慢遷匡
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鍾匡時洪州高安人父傳爲鎮南軍節度使會危全諷
韓師德等分據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
獨全諷守撫州不可下乃自率兵攻其城城中夜火起

十國春秋 卷八
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
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
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
年累官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匡時自
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吾將自
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烈祖烈祖遣
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未幾全諷起兵
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大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
于境內

雷彥恭武貞節度使滿之子也滿據朗州引沅水塹其
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又鑿深池府中客有過者
召宴池上指池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
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
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其無賴剽掠固天性然也天祐
初滿卒彥恭嗣爲節度使附于太祖亦常攻劫爲荆湖
患已而楚王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
能破五年夏楚兵陷朗州彥恭以輕舟來奔高祖以爲
淮南節度副使楚人禽其弟彥雄等十人送梁斬于汴
市豐朗遂入于楚彥恭後卒廣陵
譚全播南康人也常與同邑盧光稠雅相愛光稠狀貌

雄偉無它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畧然獨奇光稠爲人
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
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
爲主全播曰諸軍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
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
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
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
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
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
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隱起

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韶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
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隱
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
隱戰期以老弱五千挑戰戰酣僞北隱急追之伏兵發
隱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
天祐六年光稠來附于高祖亦以虔韶二州請命于梁
梁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
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未幾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
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
其將黎球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球因謀殺全播全播

懼稱疾不出已而梁拜球防禦使球暴病死其將李彥
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
覘其動靜全播陽為病劇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
詣全播第叩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
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高祖遣劉信攻破虔州獲
全播于雩都遂以之歸廣陵命為右威衛將軍領百勝
軍節度使未幾卒年八十五

十國春秋卷第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吳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校

吳九

列傳

王稔

骨言

陳祐

陳紹

方從訓

蔣延徽

王壇

王稔廬州人也中和三年太祖為廬州刺史聞州人王
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日子潛好學慎密可任

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太祖因召潛置門下而以稔爲騎將後積功累官滁州刺史順義三年有言鍾泰章在壽州侵市官馬者睿帝命稔巡霍邱代泰章爲壽州團練使俄遷節度使未幾自壽州罷歸揚都爲統軍一日坐聽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是年稔加同平章事成以爲其應也

骨言唐骨儀之後也高祖用兵江西以言爲行營都虞候言驍勇果毅雅善治兵時危仔倡舉信州請降高祖以張景思代之命言率兵五千人送景思入境仔倡聞言兵至棄州奔吳越言偕景思入信州從容經畫人服其有定亂才

陳祐少有勇力高祖署爲黑雲都將天祐十年錢傳瓘等帥吳越兵入寇常州徐溫將兵拒之至無錫祐白于溫曰彼謂我遠來罷倦未能決戰今乘其無備請以部下兵擊之傳瓘可禽也乃引兵繞它道出吳越兵之後溫由是以大軍薄其前內外夾攻吳越兵大敗斬獲無筭已而擢爲大將鎮潤州會牙將周郊作亂祐帥衆討平之有功累官

卒
陳紹宛邱人驍果善戰勇而多謀歷官至左驍衛大將

軍梁將王景仁入犯紹從徐溫將兵禦之溫遇景仁于趙步戰小却景仁擁師乘之將及于隘諸吏士皆失色紹忽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鬪左右衝突衆兵隨之摧鋒陷陳當者辟易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賜金帛加等紹悉以分麾下又戰霍邱梁兵大敗遂聚梁尸爲京觀是役爲高祖時戰功第一未幾叛走吳越武義元年陳璋敗吳越兵于香彎徐溫愛其勇募生獲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應募鹵歸溫復使之典兵

方從訓父虔爲太祖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已而爲吳越所禽從訓遂代虔守寧國頗以扞禦著功子孫世爲寧國人

蔣延徽者太祖婿也與臨川王濛素相善中書令徐知誥頗畏忌之太和時官信州刺史會建州土豪吳光爲閩臣薛文傑所逼帥衆萬人來奔且請兵延徽幸其功不俟朝命輒引兵會攻建州已而敗閩兵于浦城遂圍建州城垂克矣知誥恐得城後延徽奉濛以圖興復遣使趣之歸閩人乘勢追之師敗延徽左遷右威衛大將軍

王壇故孫儒隊將也儒敗率其黨三千人奔睦州陳晟

晟頗疑之處於外城未幾壇同三河鎮將陳巖攻婺州
婺州刺史蔣環奔會稽壇遂有其地已而與東陽鎮將
王永相攻吳越武肅王時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諭其罷
兵不從興師討之光化三年師敗奔宣州田頰用爲親
將頰敗壇降于太祖除淮南節度副使天祐九年出爲
宣州制置使數李遇不朝之罪居數年卒

張崇

張宣

崔太初

曹筠

張崇慎縣人也官至廬州觀察使天祐十三年光州將
王言作亂崇不俟命引兵討定高祖獎賚有加久之擢
德勝軍節度使武義改元加安西大將軍崇居官好爲

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廣陵廬人意其改任皆相幸曰
渠伊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
人多鉗口不敢言惟捋髭相慶歸又徵捋髭錢其貪縱
多此類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賂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
欲并崇按之徐知誥謝之而止未幾領武寧軍節度使
已又仍鎮廬州太和三年賜爵清河王崇在廬州厚以
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爲民患者二十餘年
張宣字致用少從太祖爲軍校隸大將柴萋萋愛人戢
下諸將化焉惟信頗肆暴戾部下苦之劉信圍虔州虔
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

十國春秋 卷九
遷諸軍都虞候徙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最後領武昌
軍節度使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
活久之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錄問
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鬪炭
者梟首懸炭于市由是炭率以十五斤爲秤而售者無
敢輕重南唐昇元中卒

崔太初 人事太祖父子官至壽州團練使在官頗
以誅求苛刻爲事順義元年罷爲右雄武大將軍先是
徐溫聞太初失民心欲徵至廣陵徐知誥曰壽州邊隔
大鎮恐爲變溫怒曰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卒徵之

曹筠仕高祖爲馬軍指揮使衣錦軍之役筠叛奔吳越
徐溫厚遇其妻子且招之曰吾使汝不得志而去汝無
以妻子爲念武義元年吳越兵敗于香彎筠乘勢復歸
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
田宅復其軍職未幾筠內媿卒

李戴

盧擇

楊迢

徐善

盧蘋

楊彥伯

賈潭

李戴唐平章事蔚從孫也唐末舉進士第爲人簡畧無
威儀唐亡來奔授起居郎因家于廣陵子貽業見南唐
春秋

十國春秋 卷九 五
盧擇醴泉人仕烈祖爲中書舍人高祖時進吏部尚書
是時政在徐氏擇充位而已無所短長後以病卒

楊迢唐敬之之孫也仕烈祖高祖至駕部員外郎
武義元年遷給事中終于其職

徐善洪州人也秦裴拔洪州善有女弟擅殊色爲軍校
所得強納幣焉已竟挾之去善詣廣陵白其事是時烈
祖府庭甚嚴布衣遊士經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
烈祖夜夢神告曰江西秀才徐善見公今在白沙逆旅
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宜厚遇之烈祖旦卽遣
騎迎善旣至禮遇優渥因具述女弟被掠狀烈祖命購

贖歸善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辟善爲從事高祖時
官中書舍人

盧蘋洛陽人博學善應對歷官至司農卿順義三年唐
以滅梁來告睿帝命蘋使于唐嚴可求預度唐朝所問
密書數事授之以行最後復增黑雲都長劍多少及五
十指揮使在都下諸條蘋至唐悉依可求疏記次第以
應唐莊宗大喜餽賚加等遣蘋歸蘋還言唐主荒于遊
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不數年亡矣已而果如蘋所說
楊彥伯新淦人也唐時童子科及第已而從昭宗至鳳
翔走還鄉里吉州刺史彭珩厚遇之累攝縣邑天祐中

十國春秋 卷九
江西平彥伯仕于高祖累官戶部侍郎睿帝時臨軒策命齊王知誥詔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初彥伯謁選長安一夕抵華陰旅舍有店嫗能知方來休咎彥伯將行忽失所著履詰責童僕甚喧嫗曰將行而失鞵事不諧矣京國有亂爾當備歷百艱君爵祿皆在江淮官至門下侍郎彥伯未之信也至是思其言忽忽不樂數月卒賈潭爲人有器度不與物競高祖時歷官至兵部尚書潭常見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大如升破之得小赤蛇長數寸亦異事云

十國春秋卷第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

仁和吳仁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吳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校

吳十

列傳

尚公迺

黃訥

尚公迺丹徒人初爲昇州馮宏鐸牙將宏鐸遣詣太祖求潤州太祖未之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恐終不敵樓船也及宏鐸敗歸太祖太祖戲公迺曰頗憶求潤州

時否公迺下席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太祖笑曰爾能事楊叟如馮公吾無憂矣後公迺發田頔反書以告卒不負太祖云

黃訥蘇州人也天祐時爲鎮南節度使劉威幕客太祖旣薨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于徐溫溫將圖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頓亡矣威從其言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還鎮訥與有功焉

嚴可求

駱知祥

陳彥謙

嚴可求同州人也

九國志云可求本馮翊人

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

爲太祖幕僚遇事多所籌畫太祖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太祖陽爲目疾以紿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太祖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太祖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烈祖乃得嗣立及張顥共溫弒烈祖約中分其地以臣梁烈祖歿而顥欲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爲溫地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

十國春秋 卷一
二
恐太速顥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
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
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
顥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內衷中麾同列往使宅賀
衆莫測其所爲旣出教宣之乃烈祖母史太夫人教也
大畧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
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
奪高祖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高祖出溫潤州可
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
因說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

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曷
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
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于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
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溫陽瞋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
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於
外邪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
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
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以去頃之溫令鍾
泰章斬顥于牙堂溫得除顥而獨專國政可求力也事

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鎮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將出走可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戶而寢斲息聞于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禽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則與徐知誥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高祖卽吳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尚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溫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

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聞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焉時知誥秉鈞以四郊多壘待將校頗事姑息而將校從禽聚飲搔擾民庶知誥欲糾以法復惜其才力患之問于可求可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檄秦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鷗可不令而止知誥從其計匝月間羣校無有游墟落者俄進左僕射太和二年卒可求之死也後溫三年可求素忠于溫居恒以知誥非徐氏子數勸溫

以次子知詢代知誥輔政知誥內切忌之天祐末謀出
可求爲楚州刺史是時高祖尚守藩鎮可求知溫意殊
未嫌旣受命卽趣金陵說溫曰唐亡于今十二年而吳
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
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朱氏
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臣乎不
若於此時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果大悅復留可求不
遣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可求微時爲陽邑吏陽邑令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
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幸以遺孤留意後可求登公輔

令子理遺命走謁可求可求贈以擔石束帛若不爲意
者俄密遣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門謝之曰非陽
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僦一第宅僕馬畢
爲之置令子他日詣門謝可求曰聊報尊府君夙昔之
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其權畧有如此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辨初事田頴爲
宣州長史太祖旣殺頴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勵精爲
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溫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
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一時稱之曰嚴駱已而初
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

授鹽鐵判官武義元年高祖卽吳國王位遷中書侍郎知祥與徐知誥甚密知誥常欲出可求于楚州知祥實與其謀後數年以病卒

陳彥謙常州人爲人多智畧善理煩劇高祖時官潤州司馬酷爲徐溫所親信溫行部昇州常喜其繁盛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焉溫從其說卽以彥謙爲鎮海節度判官溫于軍國事但舉其大綱細務悉委彥謙主之江淮稱治武義元年溫與吳越兵戰于無錫溫病熱不能治軍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其臨機御變皆此類也未幾兼楚州團

練使疾革時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醫藥金帛相屬于道以結其心彥謙密留書于溫卒勸以所生子爲嗣時皆多其有義先是金陵工成彥謙上費用之籍于溫溫曰吾旣任公何以此相溷也竟不復會計溫始終推心腹用之故彥謙亦以此報溫

論曰可求善謀而多中運機莫測握筭若神豈非其智有過人者邪知祥精心錢穀一心佐理得與可求齊稱宜矣彥謙勤庶務終始不渝其志亦可云東海之功臣也

盧樞

王潛

楊廷式

徐融

汪台符

江夢孫

盧樞人高祖時官御史臺主簿武義元年高祖禁民間私畜兵器盜賊益繁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王潛廬州人初居太祖莫府及事高祖歷官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落潛雍容欵接坐客常滿隨才而使人人自以爲得徐知誥爲相掄選有序潛之力也

楊廷式字憲臣泉州人正直不畏強禦武義初官至侍

御史知雜事時張崇爲德勝節度使貪暴不法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賂徐知誥遣廷式往訊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何至于此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舍大而詰小乎都統者謂徐溫也知誥謝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廷式雅善占夢縣令毛貞輔者謁選廣陵一夕夢口中吞日旣寤腹猶熱問于廷式廷式曰此夢甚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宜得赤烏場官也已而果然

徐融不知何地人齊王徐知誥秉國政融與宋齊邱曾禹張洽孫飭輩同爲知誥賓客剛方率直少所曲徇身處齊幕而實乃心楊氏知誥旣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一日大雪酒酣知誥言行酒無以爲樂義取雪與古人名巧合者爲口令因舉卮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邱繼曰著屐登階必須雍齒融意欲折知誥遽曰誥朝日出爭奈蕭何知誥大怒是夜收融投之江自是與謀者惟齊邱而已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爲文章不逐浮末有匡王定霸之才天復初爲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睿帝時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自草問上書陳民間九惠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爲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知誥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乃貽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蛟磯下沉殺之知誥聞而嗟歎久之頗憾焉台符常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太和末知誥使民入米請鹽卽其法也南唐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貨鬻有

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台符有歙州汪王
廟記文辭奇奧甚見稱于時記曰天不欲蓋地不欲載
我唐不得一塵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不起而不得生
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羣雄率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
古提山掬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
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靜鎮
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遠送欵誠宜從褒寵授以方
牧可使持節欽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
已瞻玉闕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朽貞觀二十三年也
有棠樹之詩無良人之嘆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驪之
西大歷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
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
圓克荷冥應復修棟宇迄今廟司空潯陽公景慕英塵經
始靈官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於時死於國
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察江淮英
淫祠七百所朝野避之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越公
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不濕曷顯聖人

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間有僕醉
觸破王化泊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塵犯暉我淮王
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郡統我馬箠分
大君憂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膽我司空潯陽公
獨危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歛最爲政第一慰本城
之人築久常大本豈矜莊嚴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開
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
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召我邦人同
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
二月十有一日謹記。獨危一作陶雅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
中書令徐知誥表爲秘書郎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
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客于知
誥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獨無奢望知誥以爲
不情未之許也久之累求不已遂補天長令知誥先持

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庸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事于此鬼神有祠廟邱壟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歛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饕羞母食既徹為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南唐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論曰盧樞一言而團結民兵可謂慮深遠矣王潛之司銓衡楊廷式之居臺職皆能不媿其官者也融以諷言賈禍台符以獻策喪軀其人足嘉而周身之智少昧焉若夢孫者進退不失卑以自牧殆所云盛德之士乎

鍾泰章

翟虔

韋建

高審思

李章

王令謀

鍾泰章

吳錄作鍾章

合肥人為入勇敢有膽畧烈祖時官左

監門衛將軍高祖初襲位徐溫與張顥爭權欲刺顥而難於其人嚴可求語溫曰非鍾左衛不可溫乃使親將

密諭秦章秦章私心喜選壯士三十輩椎牛享之夜刺血相飲爲誓温猶疑其怯夜半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徐圖之如何秦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可已之明日遂誅顥温由是暴顥弑君之罪未幾論誅叛功秦章賞獨薄每酒酣恃功頡頏與諸將爭或言秦章觖望徐知誥疑其難制温曰是吾過也昔者晉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秦章豈有今日富貴邪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稍擢爲滁州刺史已而隨周本圍蘇州本敗于黃天蕩秦章將精兵三百爲殿多樹旗幟菰蔣中追兵不敢逼而還久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人有告其侵市官馬

者知誥以王命遣王稔代之改秦章饒州刺史温召至金陵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秦章何不自辨秦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時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秦章治罪温不可乃命以秦章次女配知誥長子是爲南唐光穆皇后

翟虔彭城人起家閤門使素爲徐温所親任鍾秦章之刺張顥也温實使虔通密謀已而閉牙城門遂克成功稍遷王府子城使

城一云宮使

朱瑾殺徐知訓虔閤府門勒

府兵討之瑾死未幾改武備使使察睿帝起居虔防制甚急殊不堪順義四年睿帝巡迎鑿鎮温自金陵來朝睿帝對温輒名雨為水温請其故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忠誠我所知也然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睿帝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卒

韋建少居太祖軍中常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為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捕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左衛使出為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渾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

大治居數年入為統軍事睿帝甚謹南唐禪代出為武昌軍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少事太祖以驍勇名于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厚重寡言齊王徐知誥奇之常使綜領親兵及禪代拜壽州節度使加中書令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為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有備無患策之上也後周師南侵壽州未能卒破人咸思審思遺績云年七十八卒于鎮諡曰忠初術者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常受命刺史常州固辭不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

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李章廬州廬江人也

一作李章定遠人

中和三年與王稔同爲

太祖騎將已而與朱瑾相悅高祖時瑾殺徐知訓自剄徐溫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于徐知誥釋之已隸洪州爲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于職務睿帝時出爲百勝軍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僚屬南唐受禪會周本死移章鎮廬州加中書令昇元四年秋八月卒年九十

王令謀故徐知誥客也初爲昇州判官已而改揚府左司馬轉內樞使乾貞中徐知詢握兵金陵與知誥相猜忌知誥頗患之令謀說知誥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無能爲也未幾遷同平章事太和三年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與宋齊邱同平章事六年拜司徒已又領忠武軍節度使天祥三年令謀如金陵勸知誥受禪辭不受九月癸丑卒令謀素柔猾鮮志操老病無齒或勸其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屢上書勸進是歲十月禪代令謀竟先死不能償其志

十國春秋卷第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刊校

吳十一

列傳

杜荀鶴

殷文圭

楊夔

沈文昌

沈顏

徐延休

游恭

王振

信都鎬

陳濬

朱潯

周延禧

張翊

杜荀鶴素有詩名自號九華山人登唐大順中進士第

一云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于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有妾懷妊山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時年四十六矣以世亂還歸九華山田頔在宣州甚重之遂

處頔幕府為賓客頔起兵陰令以牋問至壽州結納朱延壽復至汴通梁王朱全忠全忠頗厚遇之頔敗全忠表授荀鶴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恃勢侮易縉紳眾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時卒荀鶴初謁全忠會雨作而天無行雲全忠曰此謂天泣是何祥也荀鶴賦無雲詩獻上全忠大悅詩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

王造化功

殷文圭池州人

一云陳州西華人

小字桂郎居九華山苦學所

用墨池底為之穴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場屋乾寧中昭宗幸三峯文圭攜東平王全忠表薦及第尋為裴樞宣諭判官至汴州全忠復表薦之既而文圭投啟於公卿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鷓避風不望洪鐘之樂及南歸為多言者所發全忠大怒遣吏捕之不及由是屢言措大率負心每援文圭以為證時寧國節度使田頔雅重儒士置田宅迎文圭母以甥事文圭文圭感頔意為之盡力頔死事太祖父子掌書記以文章著名太祖墓誌銘蓋其手出也武義元年拜翰林學士一云終左千牛衛將軍有登龍集十卷從軍藁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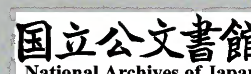
筆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子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先是文圭舉進士道遇老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若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後顯名當時果符其言唐詩紀事又云文圭中途遇一叟鬚白眉綠拳文入口神仙狀也日如學道當沖虛為儒當大有名於天下云云又常經大澤中驟雨震電眾駭躡文圭獨安詳如不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其異徵有如此文圭晚年頗急于貨財一日草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久不至作詩督之因為時論所少詩日紫殿西頭月欲斜會草臨淮上將麻潤筆已曾經奏謝更將章句問張華

楊夔有雋才與殷文圭杜荀鶴康駢一作駢夏侯淑王希羽等同為宣州田頔上客夔知頔不足抗太祖著溺賦數百言以戒之頔不用竟至于敗夔有紀梁公對原晉亂說當世爭傳其文

沈文昌湖州人也為文精工有如宿構常居田頔幕中代頔草檄詈太祖極加醜詆及頔敗太祖赦其罪用為節度牙推頗以通敏見于時
沈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唐翰林學士師傅之孫也天復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馬氏未幾來歸為淮南巡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

士常撰太祖神道碑時人推為鉅手順義中卒顏少有
詞藻琴奕皆臻神境時人為之語曰下水船言為文精
速無不載也性閒澹不樂世利常疾當世文章浮靡倣
古著書百篇曰聳書凡十卷自序云孟軻以後千餘年
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又
有解聳書十五卷大紀賦一卷登華旨象刑解時辨讒
國諸文及宣州重建小廳記行世記曰界江南宣州實
為與區凡厥貢之盛
厥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盜起芒碭環弊於四方是
邦載罹窘阨雖城隍僅免而外無子遺矣兵部裴公餘
慶去任寶常侍聿自池牧來臨蒞事未幾遽為秦彥所
據姦連鄰愍一旦擁兵渡江引黨趙錕以代已任是歲
南滁劉顥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宏
農王方作自淝水爰奮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

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子
猷其來蘇宏農王允憫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錕悉銳
逆戰亟為崩之及追蹙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
無改肆錕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
江表畧定大順元年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
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為我公擒之其眾盡潰宏農王
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勳就轉左僕射
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薦
屬戎事便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蓋葺諸公曰民室未
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而安之期歲未
車者闖闖舟者聯聯此屋滯貨盈市溢酈司署者復進
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
是薄其賦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飢不期歲荷耰秉
犁耨蟠於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
廩實矣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林相址不憊匠事橫
梁虹亘山節峯時矇矓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
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思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
人咸慊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為政也豈不榮
乎治哉我今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
售子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八月八日記




徐延休字德文會稽人博物多學風度淹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未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卽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樞密使蔣元暉辟爲僚佐延休惡其人棄去依鍾傳于洪州烈祖時取江西得延休歸授義興縣令累官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

九國志延休爲少尹時吳將祀南郊以爲鹵簿使于是法初義興有漢太尉許馱廟廟碑卽許劭所立物始備

字久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之解曰談馬言午言午許也礪畢石卑石卑碑也王田爲千里干

里重也數七是六一六一立也乃許碑重立四字耳延休二子鉉錯有傳

游恭建安人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初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死來歸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無何卒恭常奉命撰烈祖墓誌詞極體要時輩稱之有小東里集三卷廣東里集四卷子簡言仕南唐別有傳

王振  人仕高祖兄弟爲史官嫻熟典故博通事蹟所著太祖等本紀及討論諸將戰功皆詳核而不誣切實而不靡世稱良史才

信都鎬隋信都芳之後也少以著作自負當太祖入廣
 陵功臣三十九人而同時佐將吏實五十人焉鎬錄其
 名氏功績為淝上英雄小錄二卷文獻通考云信都鎬
 撰淝上英雄小錄中
 錄楊行密將吏有勳名者四十人其二十四人皆淝人
 餘諸道人又有僧道漁樵之屬十人錄其小事故名小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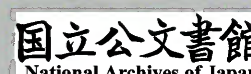
陳濬廬陵人父岳仕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統紀一
 百卷濬有史才能世其學事睿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撰吳錄二十卷官終尚書子喬仕南唐有傳濬又有
 揖讓集

卷七

朱溥素以文章名家所撰啟霸集三十卷為當世所重

同時有周延禧者亦號通才自名其集曰百一集

張翊其先世為京兆人唐末翊父授任番禺屬劉隱將
 據廣南棄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澧挈家來奔
 江南過廬陵禾川僦屋居焉翊與弟惟彬善讀書克承
 先業高祖時徐知誥輔國政翊入廣陵以射策中第授
 武騎尉及知誥移鎮金陵隨度江見知于宋齊邱置府
 中從事南唐禪代擢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廣
 陵里人榮之已而恃才褊躁凌暴左右被鳩卒翊文辭
 婉麗禾山大舜二妃廟碑廬陵紫陽觀碑新興佛閣碑
 文皆翊所撰



論曰殷文圭諸人皆彬彬文章之選也或則典贍得體或則精簡擅長江南故多才士而文圭等實有筆路藍縷功焉荀鶴雖唐臣以常居宣州幕府亦得載吳人之列云

汪少微

支戩

奚超

淮南畫工

汪少微歙州人也常于順義元年撰歙硯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支戩餘干人世為小吏至戩獨好學能文章睿帝時歷仕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先是戩未遇時戲祝于箕僊曰請卜支秀才他日何官箕僊畫曰年五十餘位司

空至是遂驗年五十一卒于任箕僊者蓋取飯箕衣之因名

奚超易水人父鼎與弟鼎善製墨稱為能品唐末遷居歙州超得其法高祖睿帝時以造墨名家至南唐賜姓李氏李廷珪廷寬廷宴即超子也廷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仲宣皆能世其業

淮南畫工者失其姓名晉王李克用之有河東也太祖恨不識其狀貌密使畫工詐為商人入其境寫之及至河東有發其謀者禽之晉王初甚怒既而謂曰吾素眇一目試召使圖之觀其所為如何俄畫工至晉王按膝

厲聲曰淮南使汝來繪吾真必畫家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堦下卽汝畢命地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晉王執八角扇因寫扇衣半障其面晉王曰是諂吾也遽使別圖之又應聲下筆繪其背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審箭之曲直晉王大喜厚賂金帛而還

十國春秋卷第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吳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刊校

吳十二

列傳

糝潭漁者 張軍師 錢亮 董紹顏

李攻 柳翁 黃冠道人 虔州少年

劉通微

糝潭漁者不知所從來太祖初起廬州稱八營都知兵

馬使巡警至糝潭憩于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是皆公之山川太祖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張軍師者史失其名雅善占筭景福元年六月孫儒圍太祖于宣州前一日軍師語太祖曰明日當大水亭午儒授首矣時烈日曦赫儒兵方張甚軍中頗嗤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大如箕漸漸彌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謂眾曰城中大水將及我諸營自顧無相救也頃之水深丈餘城內徑出兵邀擊儒營因獲儒斬之軍師言遂驗

錢亮江淮布衣也人皆稱為錢處士天祐中寓居昇州宿楊姓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鬪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莫之測明日徐溫至金陵時無有豫知者

異人錄又云處士止于金陵楊某家初吳以金陵為州築城西臨江東至潮溝處士指城西荒蕪之地勸楊市之及建為都邑所市地正值繁會之處遂製層樓為酒肆焉又常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其人告以昨棄食溝中處士曰爾亟取穢者滌之而食可免罪俄而雷電大震其人如其言雷電遂息又語人曰

金陵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及徐知誥為昇州刺史亮謁之退謂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即郡侯是也後溫徙知誥于潤因廣修廨署闢布城隍期已當之亮曰此故修道主也至南唐禪代先主實生于戊

申與亮言合封亮爲霸國先生時有圖亮之貌者亮見
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未幾一僧取圖置誌公塔中
已而南唐先主復取入宮陳于內寢其言遂驗亮又善
爲讖語說將來事末年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倍蓋
楊氏有淮南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髣髴不遠也
或謂楊氏自改元至易姓止二十年故云倍之耳

董紹顏善能知人常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視
之時平頭小兒何敬洙侍側紹顏曰諸子皆有功名然
不若平頭極貴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爲時名將徐溫鎮
潤州令紹顏徧閱牙內將校有藍彥思者遙謂曰若多

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彥思曰軍校
死于鋒刃吾事也紹顏曰汝寧能好鋒刃死乎未幾州
有火災牙兵盛造木桶以貯水軍人因持桶刀作亂彥
思遂死于難

李致天祐時爲舒州倉官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
言禍福多中高祖初襲位大將張顥操廢立之權威震
中外致時宿于鬻山司命真君廟翼日與道士崔綽然
輩偕行方數武忽止同行于道側自蔽大樹窺之日向
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是必爲真君所考
召也問爲誰良久乃言曰張顥也不匝月而顥果誅死

左雄武統軍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于寺中
既罷攻復謂綽然日向二吏繫坐中客而去其人當不
永矣言其容貌衣服則團練巡官陳絳也未幾絳暴卒
其神驗皆斯類

柳翁饒州人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妻子亦不見其飲
食凡山川深遠與水族之類無不周知鄱人有漁釣者
咸諮訪後行天祐中呂師造爲饒州刺史修城掘壕至
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
土則龍出穴而雨矣掘之不已霖雨行將爲患已而畚
鍤及數丈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果霖雨連旬不止呂

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
惟此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是日果大獲舟中以瓦器
貯之中有鱣魚長二尺許雙目精明繞器而行羣魚皆
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高祖改元開國時廣
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一
木刻爲鯉魚形行歌于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
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
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爲甚竿頭挑着定世
間難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

後徐

知誥禪代復姓
李氏其言始應

虔州少年不詳其姓氏高祖時虔州將鍾某之廣陵道
經太和成遇少年求同往鍾許之會屠肆有豕首欲市
之而不攜一錢少年曰小事易易耳及還已出豕首囊
中因解囊中錢復償其直及至廣陵有輕俠數人來逆
旅少年指青衣者曰此必今夕為盜耳鍾未之信中夜
聞穴壁聲伺其引首過竇急持之即青衣客也居無何
忽謂鍾曰不可久處趣之歸鍾如其言逮至白沙而朱
瑾被殺廣陵果大擾焉

劉通微精術數素為宋齊邱所知乾貞初徐知誥執政
柄徐溫將佐忌之屢請以溫子知詢為代中外岌岌人
無固志齊邱夜召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
微投袂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泰山不足
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行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
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溫死矣

褚雅

褚雅字元道錢唐人武義時來隱于茅山樂施輕財拯
物無厭營田既獲以與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灑掃取
水以給采薪之人夏月移瓜恣人來取當時暑行道無
喝者人咸以為難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地人事睿帝爲樂工常吹三孔笛賣藥于廣陵市乾貞時按籍編括而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會都城亢旱中書令徐知誥謂左右曰近郊頗得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作諧語進曰雨畏抽稅不敢入京耳知誥大笑明日下教弛額外稅信宿大雨霑洽太和中知誥與弟知詢不相能一日手金卮引鴆賜知詢曰願弟壽千歲知詢心疑之取它器均酒之半蹠進曰與兄分享五百歲知誥色變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堂掠二酒併飲之懷金卮趣出知誥

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卒

徐仲寶

徐仲寶長沙人順義時爲舒城令已又改樂平令皆有能名仲寶在舒城日與家人見白氣斜飛而去中若有物仲寶婦以手攫之得玉蛺蝶一枚製作精工人莫能測及在樂平家人復于厠竈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帥人掘其處深數尺有白雀飛出止于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當時傳爲異事

朱延壽妻王氏

張訓妻某氏

朱延壽妻王氏當太祖以計召延壽詭言欲與以揚州

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介慰我一日介不至王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僮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壽州牙舍曰我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辱赴火死

張訓妻故劍俠也未詳其所由來太祖常在宣州給諸將鎧甲訓得故敝者不如意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第司徒不知耳明日太祖問訓曰爾所得甲如何訓以告乃易之後太祖移鎮揚州常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不任形于顏色妻復言如前明日太祖又問之訓以爲

言太祖曰爾家事神邪訓曰無之太祖曰吾頃在宣州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馬非良馬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訓妻有衣籠常自啟閉不爲人所見會妻出訓竊啟之得珠衣一襲異焉及妻歸顧謂訓君啟吾衣籠何也先是妻每食必待訓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語訓曰今日嘗異味遲君者數矣俄發甕訓見蒸人首一具心惡之欲殺其妻妻逆知訓意曰君欲負我邪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因指一女使曰殺我必先殺此婢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

妻及其婢

日	本	同	商
日	本	同	商

十國春秋卷第十二終

寬政戊午

